

愛

愛

周
文
著

■ 開明文學新刊 ■

目次

三個·····	一
荒村·····	三
無題·····	四
黃霽天·····	六
張先生·····	八
愛·····	一〇
附錄	
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	一六七

三個

玉方又拈一小塊棗泥，攪在左手裏的捏成孟子似的麵團中心，把它捏攏來，用一根圓滑木棍「桿」成餅，擺在旁邊第二行第十個餅之旁的時候，忍不住又打一個呵欠。覺得頸子俯得很酸痛，他便把駝下的腰背伸直起來，捶捶後頸，把頸骨捶得痛了，這才好像輕鬆一些。他於是兩眼悶悶地看看對面的華光。

華光是隔着面前這一張白木案棹打橫坐着的，正和玉方面對面；他也沈默地閉住嘴，兩手不斷地在案上動作着，捏弄着麵團，——他的手旁邊已擺了三行餅子。他的背正逼着樓窗的窗框，窗上綠還掛有一張蜘蛛網，光線就從這窗框射入；他的頭一動一動的，就使得光線一閃一閃，好像房外吱吱拖得很長的蟬聲都在隨着閃動，他的額角於是流汗，但他仍然沈默地兩手動作着。玉方望着他皺皺眉頭，就把臉掉向右手方的案棹頭，

看了坐在那兒的光頭阿元一眼。

阿元也沈悶地閉住嘴，仍然拿着刻有「聚泥」兩字的木戳，向案棹上裝紅的小盤裏蘸着紅，印在一個個的餅子上。他老是感覺到眼皮很重，像掛了兩塊鉛似的，老要往下垂，於是眼前一個個的餅子都忽然變成雙的，自己的手也是雙的，手上拿的木戳也是雙的，隨即就甚麼都沒有了，眼前忽然呈現出一盞趕工時的玻罩煤油燈，燈火光黃黃地一跳一跳地。他立刻驚覺這是昨晚熬夜趕工時留的印象，知道自己已快入夢了，於是趕快把自己從這樣的夢境拉回，努力睜大眼睛，這才又看見面前的餅子，就又拿起木戳印了起來。他的臉子現得和屋子裏的顏色一樣灰黃。玉方又對着這灰黃的臉子皺皺眉頭。他想：「這可多無聊呵！」於是又抓起一小塊麵團捏弄起來了。望着那蹲在案棹當中那一團灰黃發光冬瓜那麼大的麵團，呼吸都立刻窒塞起來。

沒有風，蟬聲更大聲地叫起來了；吱~~~~吱吱~~~~眼前的一切就更加顯得灰黃，氣悶，玉方於是覺得額角在溼漉漉地流下幾條汗水，自己就像坐在蒸籠裏似的。他使用袖

子擦了額角，長長地喘一口氣。但他立刻兩眼發光了，其時他忽然看見光頭阿元就那麼坐得端端地睡着了，兩眼半閉着，嘴巴半張開，拿着木戳的手擱在紅盤子上。他的頭慢慢地慢慢地向前送，那擱在盤上的手也跟着慢慢地向前送。玉方忍不住嘻開嘴笑了，很當心地用指頭蘸了些紅，想抹在他臉上，開開心。但突地街上的另一種聲音把他吸住了，他立刻豎起耳朵。

街，就在他背後的那一方。距他坐的地方有五六丈遠便是臨街的方格小窗，窗上的紙污黑而破爛，被戳着許多眼孔，街上的聲音就從那兒傳了進來。他直直地站在案旁，偏着臉把耳朵緊緊對着那紙窗，仔細聽，仔細聽，終於辨清了那漸漸響近來的確是軍號聲：

「大——達大達低——大——達底低達——大——達大達底低達低大達大達——」

「嚇，過軍隊！」玉方很高興地說着，便向臨街的紙窗走去，把眼睛貼到那黏有黑塵的窗眼上。

阿元被那號音和玉方的脚音驚得一抖，醒轉來了，張大一對眼，圈慌張地左看右看。
「喂，玉方，別就擱了！你看還有這許多麵團啦！」華光擡起臉來喊道。

玉方掉過臉來給他擺擺手，擠擠眼睛，又掉過臉去貼在窗眼上。

「喂，玉方！看老板來呵！他來就總說我！」華光又皺着眉頭喊道。忽然聽見老板在樓下天井旁向誰說話的聲音，他便把臉掉向背後的窗框，向着窗外樓下的天井邊一看，見老板正向梯子走來，他又趕快掉回臉來：

「喂，老板來了！」

阿元已聽見樓梯響，趕快拿起「棗坭」木戳，一面向餅子上印字，一面趕快說：

「喂，玉方真的來了！」

玉方剛剛轉身，圓胖臉的老板已在樓口出現了。他一看見玉方，便把臉沉下來，瞪着一對眼睛，把玉方看得順下眼睛，埋着頭，從臨街的窗邊就一直把他瞪回案棹邊，才發話道：

「哼，在看甚麼過軍隊，有甚麼看場！」他一面憤憤地說着，一面就逼近玉方的背後。『事情不好好的做，你看你喫午飯以後才做這二十幾塊！我不早給你們說過麼，今天非趕出四百個不行，人家明天就要拿去的！你看，你這做的甚麼？』他伸手就在那二十幾塊餅子中拿出一個壓扁了的餅子來。『這成甚麼樣子呀！年青人做事就這樣馬馬虎虎！哪重做過！』他手一揚就拋到玉方面前去；玉方氣得把嘴嘟起來，懶懶地拿起那扁餅。老板又在棗泥盤子裏拈出一塊棗泥來了：『你看，你們弄的棗泥心子這樣大！這生意像這樣做法，恐怕只有關門了！哪把它們分小一點——你，華光！』

華光驚了一下，望了站在玉方背後的圓胖臉老板一眼，覺得老板那瞪得圓圓的眼睛很可怕，趕快就順下眼睛。

「你，華光！」老板不斷地說道。『你是他們的師哥！你應該催着他們做。哪，你看你才做一，二，三，四，五……』他伸出一根指頭指點着案棹上的餅。『……二十九，三十，這半天也才做三十個！不行！像這樣做不行！』

華光於是把兩手的動作加快起來了，臉沉着，做出這也並不難的神氣。

玉方老覺得背上揩了一個人，像要被壓倒似的沉重，頭頂上感到老板那一股股熱熱的帶有葱味的鼻氣。他也一面加快着手上的動作，一面肚子裏罵道：

「媽的，還不走！還不走！」

阿元只是兩眼呆呆地望着自己手上捏的木戳，蘸着紅，一個又一個的印着。但眼皮仍然像鉛似的重，老要向下垂；他於是伸手來揉了揉，竭力地睜大着。

老板這才走動起來了，右手搖着一把蒲扇。玉方如釋重負地深深透一口氣，把臉掉過去一看，卻就和老板的眼光碰着，於是又只得趕快掉回來。老板瞪着一對眼睛站一站，終於從鼻孔「哼」一聲，又才慢步地走起來。他就在玉方的背後走着，走過去，站一站；又走過來，站一站；又走過去。每一經過背後，玉方就感到毛骨悚然一下。他於是嘟起嘴看了華光一眼，肚子裏卻說着：「媽的，你看他！」

華光向他瞪一下眼睛，指指面前的麵團，輕聲地說

「快點吧！」

阿元的頭忽然彎下，彎下，點在棹上了，碎玉方一看見，忍不住嗤的笑一聲，華光趕快就瞪玉方一眼。

「甚麼？」老板忽然掉過胖臉來了，站在玉方的背後。玉方和華光又趕快埋着頭，加快了手的動作。阿元嚇得臉流汗水，不敢拿手去揩，直把木戳一個又一個的印着。

「阿元！你看你那睡不醒的樣子！昨天晚上雖然熬夜，但你今天上午……」老板忽然把下面的話縮住了，因為他記起前天阿元請假回家去了回店來的時候，送來一塊臘肉。於是他就轉身，開始下樓梯。三個人都同時感到一種輕鬆，都深深地透一口氣，一面肚裏說着，「媽的，我道你不走呢！」一面都同時把臉向樓梯口旋風似掉過去。老板已經只現了半身，但立刻又轉身走上來了，全身都現了出來；大家又趕快把臉掉回去，俯着，加快着手上的動作。

「玉方！老板喊道。」

玉方趕快掉過臉來，斜簽着身子。

「你家爹，說是把你的口食錢給我送來送來，到現在還不送來！」

玉方覺得很惶愧，遲疑了一下才從喉管底裏答道：

「不曉得。」

「哼，不曉得！聽說他今天進城來了，有人在賭場碰見他！你給我找來……」

玉方臉上裝着一種不高興的神氣，肚子裏卻暗暗喜歡，馬上放下手上這討厭的麵團，就站起來。

「哦哦，不。」老板忽然說，「我不是叫你現在去，我是說叫你把貨趕起來再找罷。」

玉方立刻又嘟着嘴坐回去。

老板終於轉身走下去了。

大家這回才真正地深深透一口悶氣，又才很清楚地聽見房後不斷的蟬聲，好像那蟬聲把房間裏都特別叫明亮了起來。

三個人互相看了看，都不期然而然地透一口氣，說道：

「唉！」

玉方用袖子揩了臉上的汗水，馬上站起來，跑到阿元背後的一個茶几旁，拿起茶壺來，含着嘴子喝茶，他看見那茶几上有一根燈草，他便拈起來，攔在阿元的後腦勺上。

「你又這樣！」華光帶一種責備眼光看着玉方。

玉方向他擠擠眼睛走回來，一面抓起一小塊麵團，一面唱起來了：

「哪個的頭上有根草，猴子摸跳蚤！」

華光也笑了，和玉方一同懷着一種需要發洩的心情，準備看着這光頭的阿元會怎樣狂怒的跳起來。

阿元攔下木戳，伸手就在後腦勺上準確地拈下那條燈草來，笑道：

「我曉得的。你剛才在我背後喝茶的時候，我就曉得你在幹甚麼把戲。」他說完，就把燈草丟下地，依然又拿起木戳，埋下他的頭去。

但玉方和華光終於也哈哈笑了。可是立刻也就覺得沒有甚麼可笑的，各人又注意手上的工作。一種可怕的沉默又籠罩了全房間，籠罩了每個人的心。加重這沉默的是從房後送進來的那吱——吱吱吱——的蟬聲。

華光看看自己旁邊擺了三行的餅，又看看蹲在案棹當中的一大團灰黃的麵團，忍不住就打一個呵欠，一面說：

「唉，天氣真長，不知道又是多少時候了！這半天才做他媽的三十幾！四百塊，夠趕呢！」他於是伸一個懶腰，便向背後方窗口轉過頭去，向着樓下的天井邊一看，只見那塊斜方的黃閃閃的陽光好像一方透明的金黃布似的貼在靠天井邊的壁腳好像天天都貼在那兒似的。「唉，悶人的天氣呵！」

「阿元！阿元！」老板的洪亮聲音忽然在樓下喊起來了。

阿元應聲着，放下木戳。玉方和華光立刻又射出羨慕的眼光望着他。

「阿元，來一下！」

「來啦！」

玉方就在經過他旁邊的阿元屁股上捶了一拳：

「媽的，又是你去快活！」

阿元也捶他背上一拳，說：

「嘻嘻，你去哇！」

「媽的，老板總不叫我哇！又是去幫老板娘買東西的罷？」

阿元沒回答，立刻就下梯子，他知道自己的背上一定又是死盯着兩雙眼睛，——那種帶着忌妒的眼睛。他嘆一口氣，就一直走下去。

李大師忽然從那邊樓上臉脹紅着，雙手抱着一大團冬瓜似的麵團走過來。

「嚇，又來啦！」他喊着，便把麵團拋在案棹上，砰的一聲。

玉方恨恨地就給那麵團一拳，打得麵團凹進一個坑。

「怎麼又來啦！我們這裏還有這樣多！」

「別吼」李大師舉起手掌一掄，隨即伸出一根指頭指指樓下。「老板說過，今天還要趕夜工！」又指指對面那間樓房。「那邊還有這麼一大團沒拿過來呢！」他把嘴使勁一撮，頭就搖一個圓，走回對面他們也在那兒工作的樓房去。

玉方和華光對望着，苦笑了一下。

「老板今天既然又要趕工，幹嗎老是把阿元喊下去！」玉方憤憤的說。

華光也憤憤地說：

「人家那天送一塊臘肉呀！所以——」

「所以阿元就快活了！」玉方把手上的一塊餅憤憤地打在案桌上，拍的一聲。他想像着那閃爍着黃黃的陽光的街，街上憧憧來往的人影，光着頭的阿元現在是多麼快活地就在這陽光下的人叢中走去。而且這人叢中還有那尖下巴絡腮鬍子的爹，這時候一定是在賭場上的人堆中擠着，皺着兩道濃眉兩眼不瞬地盯着牌寶，玉方於是嘆一口氣，看華光一眼。華光已沒有先前那麼快的動作，也在懶懶地捏弄着麵團，兩眼的眼皮垂下

着，好像要瞌睡似的。而華光背後的窗框，被天井邊的陽光反射上來的陽光映得灰黃黃地，掛在窗上綠的蜘蛛網，仍然絲絲明亮靜靜地張着，蟬聲是悶人地不斷送來，叫得眼前的一切灰黃都更加灰黃。於是一種可怕的沉默又襲在他心上來了。很悶氣。那黑黃黃的屋頂就像要壓下來似的，很想打甚麼，或者吼甚麼。他舉起兩手來就大聲地暢快打一個呵欠。隨即他就一面捏着麵團，一面唱起來了。華光骨碌着一對眼珠看着他。

「月兒彎彎照樓臺，

打個呵嚕瞌睡來，

瞌睡蟲鬧上牀來，

嚟啲嚟啲，

瞌睡蟲鬧上牀來，

嚟啲嚟啲……」

華光很有味地看着他，嘴巴帶笑地張了開來，手都停止了工作。玉方於是越唱越忘。

情了。聲音漸漸高了起來：

「叫你不嫖你要嫖，

把個——」

「在唱甚麼！」老板忽然在樓下大聲吼起來了。

兩個都嚇得對伸出紅舌頭，好久都縮不回去。接着就聽見老板走到天井裏的聲音。華光以爲他上梯子來了，掉過臉去一看，卻就和站在天井邊的老板的眼光碰着。他呆了似的，不知道馬上把頭縮回來的好，還是不忙縮回來的好。

老板仰着他那脹紅的圓胖臉，圓睜着一對眼珠，伸出一手指着窗口吼道：

「哼，你們！」他看見了華光的臉。「哼，華光你也這麼大了，比他們誰都大！你倒領頭唱起小曲子來了！哼，我這是規規矩矩的店子，又不是妓院！哼，唱唱唱，打濫仗！」他指着吼着，雙腳跳了起來。「你們這些進城學生意的，好的沒有學着，倒學着這些怪名堂！」

華光趕快縮回頭來，臉發青，瞪着一對眼珠看着玉方，輕聲地埋怨道：